

第三十八章 秋雨後的晴朗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閑有些無知無覺地走在街上，雨水浸進了他的衣裳之中，冰濕一塊，但他心中依然是一片火熱。此時他再看這慶國京都的街道，街道上行走著的四輪馬車，街畔富豪家中的玻璃窗戶，還有以往見到的萬花筒，那些滑溜溜的肥皂...這些所有的事物，在這一瞬間與他聯繫了起來。

似乎這些事物中都烙印著母親的氣息！這街上，這屋中，這天下，到處都有那個女子的味道。

那封信的最後說著：“老娘很孤單。”

在今天之前，範閑也很孤單，但從今天起，他不再孤單。他在下雨的街長聲大笑，笑聲傳的極遠，吵醒了一些已經趁著雨夜早早入睡的行人。

有人罵著他。

他依然微笑。

葉輕眉絕對不是信中表現出來的那個小女生模樣，這一點範閑很堅信，自己的老娘擁有一顆無比堅強的心，這樣才能在這完全陌生的世界裏，借著陌生的陽光，擁有如此燦爛的一生。

這個熟悉而又陌生的慶國，你們對不起那個叫葉輕眉的女子。

雨水有力地擊打在範閑的臉上，他像個怪物一般，與漆黑的**夜色* (**請刪除)* (**請刪除)漸漸融為一體，或許這隻箱子對於自己的人生沒有根本性的幫助，但是一種並不孤單的感覺，讓他行走在這個世界，這個雨夜中，會變得越來越自如些。

範閑獨自在風雨中行走，卻笑了起來，既然是要掄圓了活，就得活的瀟灑一些，就像當初對妹妹說的那樣，當俺們回首往事的時候，別老覺著自己的臉上寫著憋屈二字。

秋風秋雨愁煞人，愁殺人

夜入皇宮的事情自然不可能就這麼算了，一直沒有正式登上舞台的京都守備葉重大人，在領了皇命之後。開始著手調查這件事情。他的官職雖為京都守備，但近些年一直領旨在西麵的定州遙護京都，趕回京都的時候，事情已經過了三天。

宮裏的明眼人自然清楚，陛下為什麼會選擇他，一是因為葉家世受皇恩，忠心不二。被陛下信任的程度，僅在陳萍萍之下。而陳萍萍大人，自然不可能拖著殘缺的身體來調查這件在他看來很芝麻大的事情。二是因為皇宮禁衛體系裏最頂尖的三個人物，似乎都處於被懷疑的目光之中。

葉重也知道這件事情很複雜，大內侍衛統領燕小乙是許多年前被長公主發掘，一身武藝向稱宮中第一，副統領宮典卻是自己的師弟，而那位向來不顯山不顯水的洪公公...免了。就連葉重也不想去招惹。

而且葉重也根本不會去懷疑這三個人，他隻是好奇，潛入皇宮的第二人究竟有什麼樣的目的，為什麼會在廣信宮外殺死長公主的貼身宮女。

調查是在暗中進行的，監察院由於北齊密諜頭目泄露一事，惹得皇帝陛下震怒，配合起來也有些懾懾無力，所以根本很難有實質性的進展。

直到某一天，葉重在小心謹慎地查過幾個宮殿之後，來到了含光殿。然後嗅到了一絲極淡的異香，立即想到了當年北伐之時，跟隨在陛下中軍帳中的那個老毒物。再聯想起侍衛所說，當夜刺客來把時，那位北齊大家莊墨韓也在廣信宮中，深明宮廷鬥爭殘酷的葉重，將事猜想偏了，偏到異常。

所以他馬上入宮向皇帝陛下請罪請辭，伏於地麵，滿臉慚愧。

“是查不出來。還是不敢查了？”陛下的臉上始終是那種似乎洞察一切的微笑，真正的近臣們偶爾會懷疑這是不是一種禦下的手段，但葉重清楚，自己效忠的陛下擁有怎樣的智慧，所以他很老實地回答道：“臣查不出來，臣也不敢查，皇家之事，外臣實在不方便著手。”

“葉卿家，難道不怕朕斥你侍主不忠，公私不分，沒有惜命之義？”

葉重惶恐不敢起，應道：“臣不敢猜忖陛下心意，隻是愚鈍不知從何查起。

“這事不用查了，聯自有分寸。”陛下的笑容裏有些陰冷，葉重跪著卻沒有看清楚。

...

且說另一邊，真正的嫌疑人範閑這些天還躲在府裏，主要是他詩名大震之後，在太常寺去點卯喝茶，或者是去鴻臚寺冷眼旁觀，都成了很奢侈的想像。

談判已畢，北齊使團已經離開了京都，東夷城卻還耽擱一段時間。

等到風聲真正淡了之後，東夷城使團在留下許多銀子之後，也有些頗不是滋味地離開了京都。他們並不知道，慶國在夜探皇宮事情發生後，沒有把他們全部囚禁起來，已經是皇帝陛下大發寬宏之心的結果。

如今的範閑，真可謂是名動京華，再沒有人隻將目光投注到他背後的勢力，而是集中在他的本人身上。畢竟這個世界上能夠將一代大家莊墨韓當場激到吐血的，隻有他這獨一份，更何況他還如此年輕。

似乎是商量好的一般，太子與二皇子同時加大了對他的拉攏力度，李弘成時常帶著柔嘉來府裏喝茶，辛少卿也借口多日不見，前來探望。

但範閑此時還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所以暫時將兩邊都推了。在夜宴計劃之中，他隻完成了兩個部分，一是成功地找到銀匙，二是近乎成功地陷害到東夷城雲之瀾，使得朝廷加大監視的力度，讓這位九品高手焦頭爛額之下，直到離開京都，都根本無法生起找自己決鬥的念頭，以保證自己的生命安全。

發現長公主與北齊勾結這個料，他卻一直在等著合適的時機撒進鍋裏。

等東夷城使團離開京都兩天之後，範閑知道時機到了。

長公主與北齊年青皇帝之間的隱密協議，範閑沒有方法利用起來打人，因為這種事情又無書證又無人證。範閑也不敢去麵見聖上，雖然以他如今在京中的名氣，想要麵聖並不是件難事。但是他的心裏對於那個皇帝有一種很複雜的推斷，而且他不能保證皇帝為了維護皇室顏麵，會不會在知道長公主的醜聞之後，將自己殺死滅口。

如果是一般的慶國子民，碰見這種情況後，就隻有將這個秘密永遠地藏心裏，一生都不敢和別人說，憋到吐血而亡。

但範閑不會，他是有兩世記憶，兩世知識的人，他知道輿論宣傳的重要性，殺傷力，也知道對自己對付一個瘋子般的長公主，應該用更瘋狂的手段。

夜宴之後，壟斷了京都紙張的西山紙坊和內庫的相關產業，仍然在不時觸動澹泊書局的生意，隻是長公主那邊沒有辦法指使監察院八處，所以隻是些小敲小打。而範閑很明白，這隻是風雨前夕的寧靜。

而他決定在風雨到來之前，搶先出手。

當天夜裏，五竹站在角落裏聽他說話，自從打開箱子之後，五竹來範府的次數明顯多了起來，似乎是更加擔心範閑的安危。範閑一邊思考著一邊說道：“如果想不留下痕跡，那就什麼都用搶的。”

五竹側了側身子，表示理解他的意思。

範閑繼續說道：“這些天打壓澹泊書局生意的，是內庫的西山紙坊和萬鬆堂，所以我們就要搶內庫的紙，再用萬鬆堂的墨。隻是...叔，寫的字，這個世界上有人看過嗎？”

五竹冷冷說：“放心。”

範閑知道自己這個看似無用荒唐的計劃一定能奏效，笑咪咪地說道：“傳單這種東西，不用太大。”他用雙手比劃了一下大小，“關鍵是份數要多，到處都要貼，去灑，尤其是像太學，還有改回文淵閣的教學院那裏，得多貼幾份，學生們年青熱血，最容易被挑動，而文淵閣裏的那些學士們，也喜歡玩個風骨，估計看見傳單後，會氣得直拔胡子。”

五竹冷冷說道：“內容。”

範閑挑了挑眉毛，歎息道：“自己真像地下黨員啊。”

他開始細細複述傳單應該怎樣才有煽動性，一定要講些似真似假的細節，比如長公主是怎樣與莊墨韓對話的，言冰雲在北齊潛伏是怎樣的舍辛茹苦，又是怎樣被宮中貴人無情地拋棄，長公主傷害朝廷的利益，謀求自己的利益，獲取了怎樣的好處，在宮裏養了多少假太監，外麵有多少老情人...

五竹冷靜地分析道：“沒有人會相信長公主會犧牲如此大的利益，隻是謀求一些金錢上的好處。”

範閑又挑挑眉毛，說道：“世上像你這樣的聰明人並不多，隻要百姓們相信就好了。至於皇帝那裏，我們算是給他提個醒。”

五竹冷冷道：“皇帝不需要你提醒他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